

1 李鼎新（'68 BTheol）

## 擴闊視野的崇基神學



李鼎新牧師，曾任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2003–2006），現為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義務總幹事，1968年畢業於崇基神學組神學學士課程。（編按：1963年，當崇基學院未加入中文大學時，神學教育之責，由當時獨立組成之崇基神學院擔任；1968年，崇基神學院改制，神學教育由新設立於崇基學院內之神學組負責；2004年8月1日起，神學組易名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 攻讀神學·波折重重

作為首批六個神學生攻讀崇基神學院的神學課程，李牧師並不如想像中的一帆風順。1957年，他入住衛斯理村，並在那裏認識基督教。後來，在教會的支持下，他完成中學課程。畢業後深感生命未能被充滿，在一次青年團契的夏令營中，李牧師決志奉獻自己，攻讀神學，於是毅然放棄石油氣公司的工作，但卻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李牧師說：「對於攻讀神學的決定，父親由始至終都反對。」牧會四十年，這恐怕是李鼎新牧師最遺憾的事。

## 中途輟學·投身商界

雖然李牧師沒有因父親的反對而減退對讀神學的熱情，卻反被自己的軟弱所擊敗。他於1963年正式加入崇基神學院，開學大半年，他的信仰受到極大挑戰，現實的教會問題和人的軟弱打碎了他對教會美好的幻想。面對種種對信仰的挑戰，他選擇了暫時輟學來逃避。離開崇基神學院後幾個月，李牧師當過珠寶售貨員——一份在世俗眼光裏能賺錢的工作，一份比牧師更有前景的工作。然而，新的工作環境令李牧師漸漸發現並接納教會畢竟是人的地方，於是重回校園，繼續未完的課程。

## 崇基情誼·歷歷在目

六個男生一起生活，一起學習，關係自然密切。「我們六個人中，有來自浸信會的，有來自循道衛理會的，也有來自中華基督教會的，教會的合一精神在我們之中體現出來。」李牧師笑着說：「那時候，我們上完課，就一起到飯堂吃午飯，那時候的飯餐只需要一元而已！」六七十年代，沙田馬料水附近有艇可以租賃，也是一元就可以交易。李牧師笑指，當年大家都相當清貧，閒來會和男同學一起泛舟、漫步沙灘，邊走邊傾吐心事，「浪漫」非常；同學們也曾一起向艇戶買螃蟹，煮熟後做夜宵。「有一次，我們浩浩蕩蕩地沿着火車路走到沙田，一嘗著名的雞粥，吃完又浩浩蕩蕩地走回大學！」李牧師興奮地說。



神學生時期，李鼎新牧師和同學盛裝前往澳門探訪教會。



神學學士課程首批六個學生皆為男性。(中為前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曹新銘牧師)

## 海外學習·擴闊視野

在崇基神學院學習的五年內，李牧師曾代表世界學生基督徒同盟前往芬蘭參加會議，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與會者，大大地擴闊了眼界。這次的交流經驗使他深深明白到信仰並不只是關在教堂的四面牆，相反，信仰可以影響社會。李牧師在芬蘭開完會，手持一本歐遊書就走遍瑞士、意大利等地，見識不同地方的文化。後來，李牧師更到英國伯明翰大學深造，修讀院牧及教會管理課程。期間，他認識了來自非洲、亞洲等地的同學；不一樣的文化和不一樣的視野令李牧師勇於探索，敢於面對挑戰。

## 牧師心懷·服侍弱小

「讀神學的時期，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剛成立，我們一眾師兄弟們為了體驗工人的感受，被安排到工廠做大半個月勞工。」那次的經驗，李牧師至今難忘。他語重心長地提醒現今的神學生，畢業後不要只期望於歷史悠久的教堂事奉，有十多個同工一起為傳福音努力固然是一件好事，但若未能如願，也要緊緊記住作為耶穌的僕人，能夠服侍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才是我們最重要的目標，身在什麼規模的教堂，同工的數目並不是關鍵所在。

## 牧職生涯·驀然回首

看着同期牧師如聖公會的何獻莫牧師和梁熾靈牧師多年來的忠心事奉，李牧師內心禁不住為大家的事奉而感恩，畢竟擔任牧職超過四十年殊不容易。「人與人之間那種深刻的交往是沒有其他東西可以代替的，而這種關係只有透過牧會才能被建立。」任牧職近四十載的李牧師回望過去，重新肯定了堂會工作的重要性。「年輕時，我參加大專學生專社，任青年活動幹事，前往外地深造，參與院牧事工，各種經驗豐富了我的人生閱歷。我後來發現過去的各種經驗都是很重要的，或多或少都令我的牧養工作更有成效。」李牧師期望剛加入牧職行列的牧師，不要把自己局限於堂會，因為越多的人生體驗，定會使堂會工作相得益彰。

## 神學教育·開闊眼界

在崇基讀書，讓李牧師開闊了眼界，也培養了他的團隊精神。他期望神學生不單只埋首於書本上的知識，亦應放眼世界；神學教育也應多鼓勵學生認識和探討世界性的議題；不應只着重教會的歷史，應多着眼普世運動的歷史；不應只鑽研聖經，更要開闊眼界，實踐信仰，使神學生不單擁有堂會牧者的心懷，更有世界的視野，不斷帶領教會昂首向前。



李鼎新牧師曾任聯合醫院院牧，參與該院的善終服務。



李牧師出席本院六十周年晚宴時分享讀神學的往事。

眾人都喜愛安逸的退休生活，李牧師和太太 Liv 也曾一度在2008年退休後於英國倫敦定居，過着安逸的生活，非常享受。有一天，他有如往常在書房看書，突然有一感覺襲來，搞不清楚是鄉愁還是聖靈催逼，他對自己安逸的生活感到不安，認為生活安穩的自己應該可以作更多的事。「人普遍在六十歲退休，但召命應是終身的，或者是廣東話所指的『有自唔在，擺苦來辛』（意指：可以自在卻不願自在，寧願辛勞一點）吧！」李牧師隨即決定2013年回香港繼續事奉，至今仍然在教會證道，參與聖禮、大小事工和會議。

曾經不顧父親反對，堅決攻讀神學的李牧師從來都是我行我素，不好「跟大隊」。當大家都一窩蜂地做一件事時，他總是另闢蹊徑：「若有一些地方沒有資源或牧者，財政特別緊拙，以致事工沒有人開展，而我認為值得去做的話，我很樂意幫忙；相反，若有些地方資源充足，已有很多人出力，那我自然較少參與。很古怪吧！」李牧師自嘲。六十年代，他在愛情上也不「跟大隊」，而跟來自挪威的 Liv 發展一段異地情緣。這段緣份始於衛斯理團契，那時年輕的 Liv 從事護士專業，離鄉別井到香港事奉。「我的家人也曾對我們的結合表示擔心，怕我留在香港會孤立無援。」操一口流利英語和廣東話的 Liv 笑着，看了一看李牧師。然而，愛情的力量果然是「眾水不能熄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超過半個世紀後，她仍然



無怨無悔，嫁雞隨雞，默默地配合丈夫的事奉。據說，當年風度翩翩、氣宇不凡的李牧師和年輕貌美的金髮洋妞走在大街上，引來不少途人的注目；當李牧師獲調派到救主堂事奉時，聽說還有不少教友特來參加聚會，希望一睹這對夫婦。

「我們二人都是活着的歷史書。」李鼎新牧師指，自己於1949年來香港，經歷過1967年的暴動，見證過八十年代的基本法起草和民運，也親睹1997的移民潮，2014的反國教事件和2019年反修例事件及新冠疫情。「這數十年的變化很大，政局不穩，教會聚會形式改變，教牧紛紛移民，教會人手不足，教友也因政見而出現很多分裂，即使如此，我也看不見困難。」因為，李牧師堅信香港定在上主的庇佑下，能一一跨過。

- 
- 以上訪問刊登於《神學院通訊》，第15期（總99期），2008；近況更新訪問日期為2023年4月27日。

## 2 余英嶽（'73 BD）

# 發揚崇基神學精神



余英嶽牧師，現任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的堂主任，身兼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應屆執行董事，1973年畢業於崇基神學組神道學學士課程。

### 自小立志讀神學

余牧師自小在教會長大，父親是望覺堂執事。在小學六年級的一天，他上學的時候被車撞至重傷昏迷，先後在九龍醫院和荔枝角醫院留醫，整整一年沒有上學，腦出血還差點要了他的命。一年後恢復上課，他在就讀中二時，於上水堂舉行的夏令會唱「募工歌」，受感動而接受上帝呼召，便決志獻身，立志成為牧師。直到1968年9月，便進入崇基神學組就讀。

### 青蔥歲月

六十年代的神學組還沒有正規的課室，約十人的課堂都是在崇基教堂二樓的小聖堂裏進行。有時候，人數較少的課堂會被安排在崇基教堂

余牧師仍好好保存着他三十五年前的宗教教育作業：這份作業取得優異成績，至今仍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兩側的樓梯底進行。「那時候，芮陶庵博士 (Dr. Andrew Roy) 是神學組主任、廖新民博士 (Dr. Paul W. Newman, 後來接任為神學組主任) 教系統神學、戴智民博士 (Dr. Richard Deutsch) 教舊約、歐禮彰博士 (Dr. John Olley) 教希伯來文、潘應求博士教宣教學、白理明牧師 (Dr. Raymond Whitehead) 教倫理學、劉治平牧師教牧養學、張修齊博士教新約和希臘文、吳利明博士教教會歷史、蕭克諧博士教宗教教育、Dr. Gibson 教崇拜學、龐萬倫師母 (Mrs. Pommerenke) 教英語等等……」余英嶽牧師一口氣把各教授的名字和所教授的科目相應道出，他的記憶從來沒有隨着時間而消逝。

那時候，神學生人數不多，高年級和低年級的同學一同上課。在神學組裏，師兄弟姊妹們每天都各自溫習。大考前，眾人齊集在二樓圓桌互相切磋。有一個大考前的晚上，四樓女生將絲襪垂下三樓男生窗前。當男生拿不到手而把頭伸出窗外往上望時，被上面來的冷水照頭淋，因此引發一場水戰，這不單為大考減壓，也為神學樓宿生增添了一段趣史。

### 由赤泥坪到神學樓

1968年，神學樓尚未建成，神學組租用中大附近的赤泥坪村屋作為學生宿舍。村口的兩間雙層平房共提供十多個宿位及飯堂，神學組更僱用一個客家「阿娘」負責打掃和煮食，余牧師更被選出跟這個「阿娘」商討伙食事宜。「當時與這客家『阿娘』的相處，令我學懂了聽客家話，這可是意外收穫！」余牧師笑着說。





五年的宿舍生活，余牧師回味無窮。

談起往事，余牧師更透露有一位高班同學半夜睡醒，聽見拍門聲音，便從露台往下看，卻什麼也看不見；往後又在男生宿舍發現女生的長長髮絲，弄得神學生們膽顫心驚，疑神疑鬼，成為當時神學宿生的一大信仰挑戰。

「那些都是1968年前的事了，後來，神學樓建成，我們都成為第一批入住的學生，而我呢，連續四年與李熾昌同學同房，都是住在三樓向海單位！」原來，神學樓建成初期，神學生不多，其他學系的宿生為數不少。作為神學生，自然享有優先選房的權利，於是各師兄弟姊妹們都選取面向吐露港的宿位；後來，神學生日漸增多，余牧師以即將畢業的大師兄身份再次得到優先選房的權利，順理成章繼續入住向海單位。當時的神學樓宿生，還有歷史系的梁元生，即是現任的崇基學院院長。

神學生和一些基督徒宿生於晚上9時30分參加晚禱；同學們有時在晚禱完畢後作環校慢跑。有時在日間到海灘租艇，泛舟於吐露港。甚至橫渡港灣，遠至對岸的烏溪沙和大水坑。如此情誼，實在令人羨慕不已。回憶往事，余牧師神情興奮，彷彿回到從前，嘴角不時泛着微笑。

## 難忘的剽竊指控

談及最令他難以忘懷的一件事，余牧師娓娓道來。「修讀神學初期，我和一些同學對於寫論文的規格還不太熟悉，在參考各種書籍後，沒有在文章裏清楚列明參考書目和出處，當時戴智民博士 (Dr. Richard Deutch) 對各同學作出嚴厲的批評，指出這樣是犯了剽竊 (Plagiarism)，是大學絕不容許發生的事！」余牧師嘆口氣說：「結果我們因害怕剽竊而走向另一極端，就是不敢隨便參考書籍，使文章內容流於空泛，缺乏支持。」後期，同學們隨着老師的教誨，漸漸從兩個極端走向平衡，擺脫了剽竊的陰霾。